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子罕

子罕言利章 張彥陵曰利字畧讀斷謂夫子罕言利
命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仁非利也亦與利罕言也
一則恐其淪於卑污一則恐其驚於高遠 利不止
貨利凡計功算效皆是 易以道義配禍福如言貞

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之類蓋行道義
即是利且行道義則自有利貞則利等當兼此二意
達巷黨人曰章總旨 張彥陵曰按此章與多能章參
看總是不貴博之意觀黨人口氣都是美夫子之辭
但聖學全不貴博故拿個執字破他夫子之意不是
辯其無所成名只是辯其以博學為大而不可名恐
世之人但求之於博耳黨人立言之弊只在博學二
字夫子射御之說亦只辯其博學二字 看來此條

與註亦不相悖蓋如此說亦不碍其為謙詞也

壬寅六月

初

通章俱要於言外想見聖道之無所不該蓋黨

人之言甚淺而即其言察之則甚深夫子之辭甚謙而即其言思之又甚大黨人不知也夫子不知也黨人之言淺而深詳大全朱子夫子之詞謙而大詳存疑黨人淺處詳大全雙峰饒氏新安陳氏夫子謙處詳後破當云聖道無所不全而相忘於不知焉諸說紛紛若不從註便當從此

大哉孔子節 蒙引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
看來大哉二字即兼美與惜二項似更妙然未敢斷
看來黨人之惜不是不足於夫子而惜之只是惜
人之不能名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如此則直與
太宰一樣見識矣

壬寅六月初一

子聞之曰節 王觀濤曰聖人只不欲以徒博率人故
為此言若曰與其汗漫博學吾寧執御耳口氣平易
明白初非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且執字亦只專習

一藝與執一不通之執不同

丙辰八月補圖

承之以謙存

疑曰大哉孔子是譽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聖人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未是玩語氣若曰黨人美我之博學而惜我之無成名乎夫我安能如是也我將有所執矣而果何執乎是自謙而兼有儆人之好博意即太宰知我一節之意蓋不特放下博學亦并放下

無成名

己酉三月改

須知自認博學已是謙詞轉出執

字執而又以御又是謙詞轉出執字其中又有傲人意與太宰章君子不多同但太宰章則突然說出此意此章則因上文無所成名來有所成名即是執宋羽皇曰聖人不自知其大而嫌己之無所執聖不自聖大都如此若無所執故無成名無成名故成其為大此意當於學者口氣見之若微文婉刺則非矣

己酉二月初九

此章有五病首節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一美一惜總在大字內惜無成名不是

惜夫子之不能成名乃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總是贊詞故註總謂之譽與蕩蕩民無能名一例但彼之無名說得深微此只就博學上看出說得粗淺耳蒙引存疑以大哉博學為美無所成名為惜則惜在大外而與註中譽字不合矣此蓋本圈外尹氏註及大全新安陳氏而非圈內正意此一病也既將無所成名看在大字外遂有謂黨人欲夫子有所執以成名下節是夫子冷語以破成名二字言道本無可執名

則必須執一有所執便落於技藝之末與圈內承之以謙意相去萬里矣不知夫子不居博而居執猶不居聖仁而居為誨也絕無破名之意亦絕無道無可執之意蓋黨人原未嘗欲夫子之執安得謂夫子反言以見道無可執黨人原未嘗欲夫子成一藝之名安得謂夫子反言以破名此二病也註中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此是正意若學原不貴博此是旁意道無不在故可博亦可執不可以一善名亦不必不以一

善名此又是旁人就黨人夫子之言看出而黨人夫子並未嘗有此意作者每將此等議論夾入正意此三病也此章之謙與他處微不同蓋博學無名本極粗淺與太宰章之多能一例但聖人謙抑之衷不但聖仁天縱有不敢居即博學多能亦不敢遽當故後章則託之少賤此章則自商所執若不能為博僅能為執者然乃謙而又謙之辭泛言謙抑與他處無分別此四病也博學二字緊對技藝說認作學問學道

之學者固謬近則多以知能貼之此雖本大全然知能亦須緊貼技藝若離却技藝空說知能則與他處學字亦無分別此五病也此作文極淺率意在去此五病謹識之以質高明 此已酉所作總評已前所錄俱可不觀

麻冕章 李九我曰聖人舉麻冕以例拜下言我何嘗泥古如麻冕純儉可從則從之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他也從不得此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非

奢儉之儉 漢疏訓恭儉 許白雲曰冕之名有五

衮鷩毳希玄天子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冕之下有弁弁之下有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為之然註泛以麻冕為緇布冠者恐人誤以麻冕為凶服故以是釋之其實緇布冠不止是麻冕也

子絕四章 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適莫內各有意必固我適亦有意必固我莫亦有意必固我又須知毋意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 此正於作事上

想見聖心之虛但亦須想到聖人無事時心體註事前不是無事時須知意必固都有我字在內但至意必固之後則我字已成就滿腔都是我了朱子

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王龍溪曰意是本心自

然之用如水鑑之應物或以母意為滅意非也或以

母意為母惡意亦非也

動而無動亦是母意之義兩路駁入逼出此旨甚妙下三

句皆當如此推之或以母意為立說過高非初學所能及亦

非也初學與聖人之學只有生熟安勉原無二致及

其知之成功一也 翼註曰意字只是著意有意為

不善固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如夷有意於清惠有
意於和孔子亦皆無之 大全勿軒熊氏謂此是誠

意章事謬此是屬正不屬誠是兼心意說不是專說

意余初誤收

己亥九月十一

四書家訓曰我是己私謂知

有己便是私不但有私於己也此意必固我不在欲
境上看要在理境上看 淺說曰蓋其心純乎理而
無一念之閒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兼心與理言

妙

子畏於匡兩節 翼注曰文在茲謂我能憲章之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節 夫子自任兼窮達說為是大全

饒氏最得蒙引存疑俱主興東周說不是存疑謂文

是禮樂制度乃達而在上者之所為用世之事也若

但謂之道則窮而在下亦說得然註雖以禮樂制度

解文自當活看 天之未喪斯文也當依馬註作自

信語口氣與上將喪斯文也句自別麟士謂二句是

商量平對之詞不可從

夫子聖者與節

固天縱之將聖節 固天縱之縱之二字重不重天字
以上文太宰說聖者主生知說亦有天字意也 翼
註曰將字輕看畧去亦可 又曰縱字要認蓋不但
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
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太宰知我乎節 鄙事二字似是承上起下之詞麟士

連多能讀雖似安然與註不合 李衷一曰夫子以

多能為鄙事這多還在釣弋獵較上看其與不多對
還是精粗上下之別非博約煩簡之別近來把多能
當多聞多見看以不多當一貫看畢竟非不貴多能
本旨 此章所論極淺連多聞多見亦屬不多邊不
屬多能邊 李毅侯曰聖人未有多能者但他多
能處亦與人不同形下之器即形上之道據德依仁
游藝何嘗作藝能看但此非所以律人使他人涉此

則終是藝焉已矣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近有以
多能為多聞多見不多為一以貫之未是蓋多聞多
見是學問功夫總是聖人根本上事多能不過其緒
餘耳多聞多見如今人讀書是也多能如今人圍棋
博陸是也明是兩項聞見是要緊的志道據德依仁
步步從此處著力去多能是沒要緊的聖人志道據
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不然未有不玩物而喪志者
註聖無不通與聖而無不通非相應語聖無不通

重在無不通上對太宰說是駁其單以多能為聖聖而無不通重在聖上兼對太宰子貢說是讓其由聖而多能聖俱以生知言

吾有知乎哉章 張彥陵曰此非實有鄙夫來問只是設言 周用齋曰鄙夫雖空空而其本來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為之酌量其可否彼之胸中必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本末盡言以告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 翼註曰兩端是舉兩端以該中間自

至淺近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 執兩端與竭兩
端大全朱子雖云也只一般然朱子此句只是解其
字義其實兩箇兩端不同執兩端是以異同言故註
曰小大厚薄竭兩端是以顛末言故註曰始終本末
上下精粗須辯 夫子自謙蒙引專以知識言大全
朱子兼以誨人不倦言俱妙蒙引是本若聖與仁章
說朱子是本默識章說然朱子不是誨人不倦一句
止可作餘意不可與無知識對說 陳子遜評乙未

房書曰此題注曰聖人謙言無知而教人則不敢不盡章法了了但不善融會上下截易似蜂腰頗無聯屬不知聖人從來謝却生知學誨不厭倦自是一生本領 刁蒙古講此章雖云象山陽明純是禪却又云雖是聖人謙詞却原來本體也如此兩端曰其端亦以人治人之意全與註相背 見一時文講竭字曰飲食居處有性天焉苟不力為敷宣有教無類之謂何此講得最好

壬申
三月

鳳鳥不至章 高中玄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
河圖伏羲舜文之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
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託思鳳鳥河圖以寓意耳若
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鳥之不至圖之不出可也李卓
吾曰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齊衰者章 許敬菴曰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唯聖人能全之爾 刁蒙吉曰
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敬心內外合一者也而尹氏獨

舉而歸之於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敬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論也 佐案曰總是性與天道之流行處

謝顯道常令朱子發聽說論語首舉此章及師冕見章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洒掃應對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顏淵喟然歎曰章總旨 翼註曰此主歎聖道之妙說有主歸功夫子說者有主始終歎道之難說者俱不可從

仰之彌高節 通章精神全在喟然二字上 周季侯

曰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歎喟然二字正欲從
末由之真景象也記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

吳省菴曰喟然之歎固是歎道之妙實從末由處來
初然如此力求不但無所從亦且無所見一得夫子
之教便去著力及著力之盡又到著力不得處如之
何而不喟然歎也 程子曰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
瞻之即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爾 須知仰鑽瞻忽

之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者自不同所以集註著深知二字而程子有見其高見其堅及瞻之即在前後之說也仁山金氏畧見道體一句最領此旨按首節朱註謂是深知其妙而胡註謂是未領其要其實一也周用齋謂雖欲從之二句與仰之四句相應而以胡氏先難後獲之說為非恐不是顏子仰鑽之時不但夫子不思不勉之境未能見到即大槩說夫子之道也未能見朱子所謂中庸不

可能還是總說三項麟士謂正解前後非泛說也故
又以上蔡謝氏之說為明看來似太拘蓋中庸即是
高即是堅若中庸以高明中庸分言者又另是一樣
話也仁山金氏亦似從上蔡者俱不可用 四書家
訓曰二彌字不可泥道非因仰益高因鑽益堅也只
極擬其至高至堅耳 此節見顏子初問不能循循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節 張彥陵曰點出二我字見文
與禮皆吾所固有者夫子只一開示云爾 翼註謂

顏子一游聖門即承博約之誘矣豈前者嘗用仰鑽
瞻之力而不得其要後用博約之力而乃能卓爾乎
按翼註此疑甚疑得好看來顏子所謂仰鑽瞻者未
始不是博約但未得博約之效故見其彌高彌堅耳
夫子循循善誘者只是教其只管用力於此耳

壬寅
六月

初二

李毅侯曰要知憤樂忘年雖在七十時尚是這
工夫堪怪今人看博約二字都作權教將誘字直作
哄誘之誘說聖賢真實學問不明於世久矣

欲罷不能節 王龍溪曰此是真性流行無可歇手處

譬之真陽發於重泉之下不達不已才就是性之作
用吾人不能竭才固是不肯拚捨性命忍此一刀亦
是未曾見性所以歇得手顏子至健以致其決是性
體天然之勇氣魄上支撐作為上湊泊非竭才也

百方家問答載龍溪此條首云欲罷不能不作用工
夫說 愚按良知家凡遇工夫必拽轉作本體說此
是一個套子

辛酉三月十一

翼註曰才即孟子非才之罪

的才字乃性之作用與才能之才不同 范光甫曰

卓爾時文謂見其高堅前後可為捧腹高堅前後是
顏子認不真拿不定故以四字形容更見那高堅前
後原是夢囈了且卓爾末由原是一時光景分開便
誤 翼註曰卓爾與欲從未由俱是指定夫子之道
說不是泛說道 又曰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為二也
從是跟上去與之為一也 卓爾看來圈內圈外是
兩意圈內是泛以道言圈外是就夫子之不思不勉

者言從圈內為是若欲兼用口氣當云日用之間非徒知之極其明也而并夫子之不思而得者亦見之甚親也非徒行之極其至也而并夫子之不勉而中者亦見之甚切也如此方見得顏子實際地位然終不若單用圈內之直捷 圈內單以安勉之分言圈外兼以虛實之分言其於夫子中庸之道則勉而未安其於夫子不思不勉之境則虛而未實 卓爾雖有兩解而俱是就夫子身上說但一則以夫子中庸

之道言一則以夫子不思不勉之境言 存疑及新

安陳氏專從圖外者也仁山金氏專主圖內者也

卓爾即用圈外解而欲從末由斷不可如存疑曰鑽
仰愈勤而高堅猶未能得摸捉雖急而前後猶未能
定蓋仰鑽瞻忽之時是說不能見不是說不能從卓
爾之時雖未能從而已見到何得尚如存疑所云

李毅侯曰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是要從還從何
處下手曰也只向博約上精進去問從了後面却又

如何曰到底只是博約使顏子不夫至於晚年一定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聖人愈到極處博約工夫愈不能已耳

子疾病章 管登之曰夫子嘗從大夫之後則以臣禮治其喪亦非無辭但春秋之作全在誅僭竊以正名分而用大夫之喪禮乃身自犯之則何以矯三家之僭而討陳恒也故切責由如此 梁無知曰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共一個念頭蓋君道師道夫子知其有

分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語極有味翼註曰末節上二句有臣不足以為榮下二句無臣不足以為辱觀此益知子長孔子世家無識甚矣

有美玉於斯章 張彥陵曰此章即是用行舍藏的道理子貢之言病在於求夫子之言妙在於待翼註曰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於沽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

換他何等從容何等自重 看來子貢口氣不是單
疑夫子之懷寶不仕其意謂君子處世非隱則見而
夫子之迹既不象隱又不象見故其問如此非獨意
在求亦意在韞也夫子以沽字破他韞字以待字破
他求字兩意並重愚見如此而集註大全皆以子貢
之問因孔子不仕而設故單重求字待字講亦自有
見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因舊可也 刁蒙吉曰伊
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成湯之價而沽之伯夷

太公其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價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莘野海濱老矣後世則孔明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三顧之價而沽之

子欲居九夷章 張彥陵曰不必說所居則化此言碍了中國只在君子居之一句上討神情 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若存疑冀遇行道之說又在此化字外化是必的行道是不可必的然須知欲居九夷是假設 附大

全辯或曰鄭東海國鄭有人能知先世之禮是君子也非夫子自謂也記此以明夫子之最初好學非卜居於夷也作憤懣逃世者非

吾自衛反魯章 張彥陵曰然後二句舉其成功言

四書家訓曰周樂在魯其本於先王所制者原無不正自新聲代作沿流雜亂樂之不正久矣 樂正句

虛雅頌得所是樂正之實蓋分言之則樂自樂雅頌自雅頌合言之則樂即是雅頌雅頌即是樂興於詩

章是分言此章是合言註詩樂二字不可分配所謂
雅頌即是樂者有雅頌之詞有雅頌之音有雅頌之
器有雅頌之容有雅頌之地有雅頌之時但言雅頌
則無所不包樂即是雅頌亦然以樂為音律雅頌為
篇章而交互對說者非重在樂謂樂正而雅頌自得
所者亦非重在雅頌謂雅頌得所而後樂正者亦非
以樂正為正樂雅頌得所為刪詩截然作兩項對說
者尤非蒙引從第四說存疑駁之極是蒙引說附下

附蒙引曰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言雅頌則包國風在內南軒說得明陳氏列國多不正之聲及二南只用之房中之說微有病須活看註殘缺失次總頂詩樂蒙引謂殘缺謂樂失次謂詩謬鄭氏謂仲尼編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此句須活看非謂不說義也但詩必聲與義俱備非單說義也然聖人教人學詩亦有單說義者此又是言詩之別法四書

家訓曰無論雅不混頌而孰用之王廷孰用之侯廷孰用之家庭各不相紊則雅得其所矣無論頌不混雅而孰用之王廟孰用之侯廟孰用之家廟各不相混則頌得其所矣 按得所亦不必專在此然此亦是得所內一事 百方家問答云張侗初云正樂即正雅頌雅頌得所亦謂聲律差別如歌詞殊調者也非以雅奏於朝頌奏於廟為得所也

出則事公卿章 張南軒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

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此章須知四者之為庸行須知四者之未易盡須知聖人之謙處須知聖人謙而愈謙處要說得周密無遺方是聖人謙處以能而自謂不能言謙而愈謙以四者皆庸行言王宇泰曰孟子說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乃衆人亦未嘗個個傲慢如何只是堯舜能孝弟此等處皆當致思古人稱堯允恭克讓安安却

跟於欽明文思中來稱舜溫恭允塞却根於文明中
來乃是盛德自然便是堯舜的孝弟今人事父兄亦
多體面不失事公卿謹密決不致得罪然一念之微
不知與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以此見孔門之學平實
中最精微 高中玄曰他人只在形迹上看必待沉
酣顛倒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
之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
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湯霍林曰何

有於我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子在川上曰章 徐玄扈曰此是就水言道非以水喻道 據大全吳氏逝者不指水據淺說則逝者即指水淺說不是 註道體體字不是體用之體是體段之體勉齋謂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最明 天地之不息者不可見故就日往月來見之其實日往月來等已是用所謂兼體用言也若程子天德玉道之說

則又是分體用言 商文毅程大結盈穹壤間皆道也而川流特其一端耳故子思子於中庸以鳶魚之飛躍明斯道之昭著殆與此同一機也然川流有以見道之無時不然鳶飛魚躍則以見道之無物不有此又體道者所當知按此極透觀此則知以活潑潑地解川流者非以光陰迅速解川流者尤非 張爾公評商作云蔡氏謂夫子川上之嘆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徧閱先後輩

作皆因與道為體一句只顧發揮道體竟將伊川是以君子法之以下數句遺却不作雖簡潔如文毅亦已不能體貼紫陽正註 葉訥菴作後二比云謂施而苦其難繼者此以難自阻耳謂行而可以中止者此以止自便耳甚合張爾公之意然本戊戌張敘此節時文或只就天地之化上說或并不用化字而只就逝者言之此皆是時文欲蘊藉而然其實言化言逝道即在其中今人因此便不知此章為道而發

則因其欲蘊藉而遂忘却本來矣固不如明點道字之為妙矣 朱子大學註云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

嘗息者亦即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 時文

有云唯有本故能不舍又云唯無所為故能不舍此皆著眼在逝者然此章自當重在不捨即使有本無

為若非不舍亦不中用

壬申七月

逝者中有不變之理

有時中之理皆要不息

壬申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翼註曰德兼人已此只

歎誠於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省之意 圈外另
是一說不必從然存疑遂謂史記因子見南子事而
撰之則太刻 刁蒙吉亦疑參乘之事深以存疑為
是 刁蒙吉曰朱子云有子後精氣一點不可妄洩
好德不好色如此

譬如為山章 此章只重進字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
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
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

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機總決於吾兩個一簣不
可泥看 翼註曰正意總在譬如上全文俱就山說
而正意自見勿悞以止往作學說 辛丑謝遵譬如
為山一節文是其止也豈或有阻之撓之者耶即或
有阻之撓之而其受人之阻受人之撓者則吾也是
其進也豈或有誘之勸之者耶即有誘之勸之者而
其受人之誘受人之勸者則吾也

語之而不惰者章 張彥陵曰不解的人與語如水沃

石一味昏昧無醒發便是惰了 惰字即兼昏字

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始即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兼說方是只從新安陳氏說為是蒙引太拘大全朱子謂不惰唯於行上見得者蓋心解者不可見而唯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

己亥四月十八改

子謂顏淵曰章 止字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章 王觀濤曰此重學必期於成

語意要重歸到實上論而兩不字皆由人力未到不
兼天時吳省菴曰兩有字謂其出於常理之外歎其
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此之故 南軒張氏
雖兼天時說其實不重須活看 南軒以有質而不
學解苗而不秀新安以始學而不發達解之新安較
勝蒙引亦從新安 須知苗秀實俱以正學言若走
了差路而秀且實愈不是矣此又是上達下達之分
後生可畏章 張彥陵曰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

人看說可畏所以歆動他說不足畏所以警惕他吳

省菴曰究後生之終便是四五十之人原四十五

十之始

此是推開看

便是後生之人失其所可畏便到不

足畏的境界如何一息可怠惰得此亦為後生而

發非以四五十限定人也王陽明曰來對今只

就後生言將來必強如今日也不必添我字陽明

看今字似渾然註我字是從畏字生出其義自妙

所以無聞者或優忽或中止或助長皆有註明說

不以善聞是即天下歸仁邦家無怨之意與是聞也
之聞自不同不必作聞道看 顏氏家訓曰曾子七

十乃學

未知所出

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猶為碩

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
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
迷而晚寤也世人以遲暮而因循面牆亦為愚爾幼
而學者如日出之先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
瞑目而無見者也

法語之言章 此章為聽言者發不為進言者發從與
說權在言者改與繹權不在言者故曰吾末如何全
是激發他改繹語意與孟子梓匠輪輿章一樣 或
謂有法語而不見從異與而不見說者何謂從與說
權在言者曰此是千百中之一從與說乃其常也
張彥陵曰理無可逃故必從情無可拂故必說此是
進言善處然必改與繹而後實收其益全在聽言者
自家理會與進言者無涉故曰吾末如之何不重吾

說之窮重彼不可救正上 法巽槩指君友不可單
作臣諫講 四書家訓曰巽與或借他人及古今事
與類者或寓箴於頌 從與說當淺看若是真從自
能改真說自能繹 翼註曰繹字固是心繹其微意
改字亦根心上悔悟而來改字固改其前非繹字既
知其微意所在則改圖亦不待言矣不可因改繹二
字以法言作救過巽言作陳善 按翼註甚是但又
謂法言巽言俱是規過恐偏 又曰吾末如之何不

可如舊說云法言不改猶有望於異言也而異言又不繹異言不繹猶有望於法言也而法言又不改玩本文無此交互意只是著力不得故曰未如之何此句雖若外之實深惕之 湛甘泉曰說而不繹猶不說也而甚於不說從而不改猶不從也而甚於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蔽錮日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亦從亦說只是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著手 不說繹者反不足責而說繹者足責不說

繹者反可望而說繹者無望陳新安湛甘泉之說一意而兩層兼用方完

三軍可奪帥也章 此以上句形下句須於可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 翼註曰可與不可全在人已二字志字不可專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於非正者不奪於邪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 大全辯麻城梅氏曰不可奪不宜專指刀鋸鼎鑊說向氣鬼一路去如劉禪之庸懦至今

令人氣悶而不能少變武侯之鞠躬盡瘁武曩之污穢雖鄉黨自好者皆褰裳避之而不能灰狄梁公取日虞淵之心須說得寬

衣敝緼袍章總旨 沈無回曰人心忘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塊磊不化之物矣夫子一則曰何用不臧再則曰何足以臧總是一般前念為臧後念非臧正忘與執之間耳老子曰人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衣敝縕袍節

衣敝不恥是極形容子路高明之胸次

之詞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他真心不為富貴所動口頭超脫俱用不著 四書家訓曰不恥言他一點真心脫然於世味者如此非強排遣於外云爾

不忤不求節 不忤不求根上恥字來忤者恥之激而為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為希冀精神全在用字上 李衷一曰引詩不是贊嘆他乃是誘掖獎勸他使他

由此以進道故何足以臧只發明得何用不臧內意
非有兩層 伎求總根恥字較大全嫉人之有恥已
之無較勝 翼註曰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則此
心最精明最强固以精明強固之心進道無所為而
不善故曰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節 翼註曰子路亦不是自矜誇但其
意謂夫子以是稱我想即是盡善道理我當終身守
而勿失便是不復求進了 子路終身誦之不泥衛

詩之見於心即誦之無數可也不病其為誦也而子
路於此一似猶泥衛詩之見者記者從旁擬之遂以
為若將終身誦之云 想子路固知伎求之不可有
也因有念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雖去其所謂伎猶
有一不伎於心也吾雖去其所謂求猶有一不求於
心也其於詩即未嘗誦而非誦也殆一日而有終
身之勢已 想子路唯恐伎求之或時有也甚有釋
茲在茲者焉獨不念吾未并忘其所謂不伎即此是

仍有一枝於心也吾未并忘其所謂不求即此是仍
有一求於心也其於詩即不復誦而皆如誦也殆終
身而守一日之見已

戊辰金
懷玉

翼註曰何足以臧亦

不是不臧但臧之分量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 按

何足以臧不可說太低了只是升堂而未能入室之

意 袁了凡曰心有所著則好境皆成魔境 沈無

回曰袁了凡看何足以臧又深一層雖非集註正意

然可相發明

歲寒章 于忠肅曰松柏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
賴此以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 此為為
松柏者慰不可以歲寒而歎松柏之不遇為非松柏
者勸不可因歲寒而讓松柏以後彫為知松柏者戒
不可至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為非松柏者勸
內又有不可至歲寒而始學松柏之後彫意為為松
柏者慰內又有不可因後彫而自喜松柏之出羣意
後彫只作不彫講後字活看雙峰謂松柏至春後

易葉雖物理如此然此乃斷章取義不必拘 大全
辨卓菴張氏曰此為當世不知君子者設正謂人無
先見不能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而徒有事後之悔官
官敗然後祠楊震祿山反然後祭張九齡

知者不惑章 周季侯曰此章是勉人進脩意須要體
貼發言口氣惑與憂懼這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是
本根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
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

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
去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田地矣

此說得中庸達德達字意出 註明足以燭理解知

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倣此 題面只

是成德者心無私累言外則見學之序四書家訓曰

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得之矣 刁蒙吉曰

周於德德即知仁勇三德周者渾全而莫之或遺也

可與共學章 沈無回曰共學至權始終只是一事有

可與未可與者只是淺深生熟之候耳非二事也

吳因之曰此言學者既進一步當更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也可與不可與乃步步促之使進或曰全歸重到權上自可與共學必直至可與權處方為適道之極方完得共學之事言未可與者正是有待而進不凌節輕發以令人馴致其極之意翼註曰此望人以造極之學全在可與未可與引進之聖人之言一句自有一意原不曾專重講也但宜畧見

歸重可耳 又曰可與二字不是許與只是言其可
與共為此事也然意亦不重共為此事只重彼能為
此事耳如今人見人會讀書但云此人可與讀書不
過措詞如此 又曰未可亦不是終不可與只是目
下未可與耳乃欲勉人所未至意 看來此章是對
教人者言乃是教不躐等之意與夫子之文章節一
例與知之者節就學者身上說不同今人多不如此
說何也翼註謂不重共為此事殊不可解

壬子四
月初八

語類原在教上說

李毅侯曰共學只是質地好或

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而不相謀之人
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於他歧此便是
志於道所謂知之者立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
此便是據於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
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於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題
畢竟以三平為正格可與未可與要得接引人意如
云未可共學而可與適道乎然而可共學矣以適道

猶未也倘由此一轉焉而共學之人即可與適道之人矣下倣此莫將共學等看壞了未可與看呆了

癸卯

三月 按李以接引人為解則此節中有誨人不倦之

意有教不躐等之意蒙引謂此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此又是一說不為外物所搖奪不為異論所遷改俱是可以立朱子以讓國言則以夷齊季札為能權蒙引以扣馬言則以夷齊為能立蒙引似勝讓國亦是其立處 程子謂聖人不以權衡而知輕重聖人

則是權衡朱子亦謂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
能不失其正則與權是大賢地位然朱子又謂須是
聖人方可與權看來二意當兼用蓋到從心所欲地
位則聖人即是權在大賢則以權衡而知輕重皆是
可與權蓋程朱所說權字內又自有二項 高中玄
曰權稱錘也聖人借以言之自漢以來皆以為常則
守經變則行權不知經者權之衡勛兩各具星子有
定而不可易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相為用而不得

以相離若以常變分經權是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曰伊川云經則是大綱大紀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然乎曰未也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若曰經有不及而以權濟之則可曰衡有不及而以錘濟之乎曰朱子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耳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

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莫能行也彼權變權術之說乃無衡之錘耳何以云權也曰漢儒反經合道之說如何曰經是何物道是何謂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分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中玄之說亦本大全潛室陳氏若移解執中無權之權則通彼權字可以衡字對說此權字不可以衡

字對說此權字即兼衡字在內故程子以二字總說
註經字不作衡字看義字及反經合道之道字則
作衡字看 程子以經字包權字朱子以經權分解
皆是在處變上說權字中玄以經權合解則二字俱
兼常變矣中玄所謂經字即程朱所謂義字而程朱
所謂經字中玄却混在權字內程朱之意蓋以立為
守經權為達變其義甚精若如中玄之說不知立是
守個何物若仍說守經不幾為子莫之執中乎須知

可與立與子莫之執中自別子莫是無權之衡可與
立是已定之權執中無權之權說得濶包得程朱所
謂經權此權字只是就變說所以必欲如此分別者
蓋執中無權之權難與立字對說也 問執中無權
之權何以包得經權曰方用經時也須擇善豈不是
權此是學者事若處變之權則是聖人大賢事執中
無權之權都兼得 如親則當親民則當仁物則當
愛此是學者之權如親有時不可盡親民有時不可

盡仁物有時不可盡愛此是大賢聖人之權 據淺
說曰權也者隨事任理以制天下之宜量重稱輕以
通天下之變者也則程朱與中玄之說似可兼用矣
恐難從 宣公論李楚琳疏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
與此章權字義最合大全辯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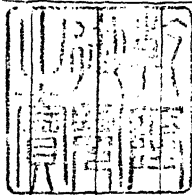
唐棣之華章 玩存疑則知所謂逸詩者不是夫子刪
底是從來遺失底則第二節亦不是駁詩蓋詩以人
言自不妨言遠若以理言則不得更言遠只是教讀

詩者不以文害辭耳 王唯夏評丙辰文云逸詩所
謂爾思以思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理言說本
陳新安而虛齋因之朱註並無此解也又錢三錫丈
引禮記僂乎如見愾乎如聞謂能思則鬼神可通若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只是感通未至竟將離騷與唐
棣並譏此輕翻先儒成說不可從 丁巳十月十二 仇滄柱
極取蒙引思理之說而曰聖人議論實實發揮道理
初非有虛懸恍惚之見此章恐後學不能極用其思

偶觸於唐棣而發之是論思非論詩也 莫遠於天
地古今其理皆可坐而致此之謂何遠 問不思考
不猶愈於思邪者乎曰思必先論淺深而後論邪正
思之深者雖邪可救思之淺者雖正不可救 若如
近時解說壞詩人以為是夫子所刪故二節通以人
言而以彈琴見文王證何遠恐未是果爾則竹竿何
以不刪乎 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
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

人時文多硬坐詩人因遠廢思殊不可解如乙未丘
象升作文雖奇橫吾所不取夫子只要人於當然所
以然之理錯綜叅互探賸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
不要泥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

壬申
七月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三
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_臣李紱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邱桂山

謄錄監生_臣郭垣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三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鄉黨

孔子於鄉黨章總旨 翼註曰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
云言貌者言之貌也 此章重註不同二字在鄉黨
則不言在廟朝則言唯謹爾只帶說正見其言也如
雲峯說則在鄉黨固不言在廟朝亦不輕言反重在

唯謹處此另是一說不必從 蔡曦伯曰常人於父兄宗族前誇逞才辨而一遇當場大禮大政所在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默於鄉黨而大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語默無非天則玩上下文勢信當如此看非兩平分列語 此節議論殊令人可愧 刁蒙古曰孔子雖少孤顏母在堂有年伯兄殘疾亦未聞不壽事親從兄之儀豈無可述而誌者與乃篇中曾不之及何也

孔子於鄉黨節 王觀濤曰恂恂只是樸茂對文飾言
不對詐偽言似不能言二句連看勿斷口氣猶云恂
恂乎其似不能言 蒙引解恂恂二句皆言貌合說
極是存疑又謂只作詞氣說容貌在其中更分曉
其在宗廟朝廷節 徐自溟曰於鄉黨則敦退讓於朝
廟則示建明其隱默於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
其能言之氣其發舒於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
致其忠孝不容已之極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章總旨

張彥陵曰侃侃是明行其直闇闇是婉行

其直

此與雲峯看
鄉黨章一例

總是一直字踧踖是趨步不遑與

與是踧踖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朝與上大夫言節

徐自溟曰首著一朝字頗重見是

君之朝也是諸大夫所共以事君之朝也諸大夫既
是共朝以事君則所與言之事皆為君而言侃侃闇
闇皆形容其言時之氣度聖人豈以執位之崇卑而
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毅且開聚訟之門

上大夫權一而望隆必巽語始臻和衷之雅因人而施無非忠於為國意 翼註曰言主商確政事說註諍字不是彼有失而我諍之只寓直於和便是諍

君在節 陸聚岡曰說君在則天威儼然踏蹑如象其起居不遑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踏蹑之中適是一個意象不平對 翼註曰踏蹑字從足傍說者謂足不寧也看來還包一身儀容言不專主足 又曰威儀中適之貌中是得中而不為已甚之恭適是安適而

全無拘迫之態

君召使擯章總旨 張彥陵曰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賓主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於敬而已

君召使擯節 翼註曰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四書家訓曰舉上下以該一身

揖所與立節 吳因之曰揖所與立左右手宜不免於參差而不齊而衣之前後常自襜如左右手與襜如

緊相呼應 翼註曰襜如云者非徒以其衣之整而
美觀也要得其旨趣在手動而身不與之俱動上蓋
揖左人傳君命而出然轉身向左則背君今但左其
手不左其身揖右人傳賓命而入然轉身向右則背
賓今但右其手不右其身身不動故衣亦不動而襜
如整齊見其不背君賓也襜如是身不動之驗身不
動是不背君賓之意此是旨趣 麟士謂以夫子為
次擯似拘最妙蓋擯原不止三人則不必為次擯而

後有左右也 擯介之數大全蒙引只說得兩君相見之禮邢疏又有使卿大夫相聘禮其介各下其君二等主君擯數如待其君但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不傳命上擯進至末擯間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自來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邢疏說得詳但謂不傳命則擯介自上擯以外只虛陳列而無所事所謂揖所與立左右手似不說此所以大全蒙引只以兩君

相見之禮言

趨進節 揖所立時而襟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肅趨進時而翼如是足雖動而手容恭 丘月林曰張是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賓退節 總註擯相相字未見著落

入公門章總旨 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

只是一個敬胡雲峯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踏踈餘敬久而未忘則聖人之所以存心者可見矣

入公門節 鞠躬二句連看下旬是形容上句

立不中門節 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峯曰中間有闌兩旁有楹楹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

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為右入以闌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振闌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雙峯東入西出之處麟士駁之極是但謂雙峯誤認由闌右即是解不中門則苛雙峯亦非以由闌右為不中門正解但其省由闌右處差耳其謂雖由右亦不敢當振闌之中原不差也 冉永光曰闌右饒氏兼東西兩扉說麟士只主右扉說

引證固為有據然從饒說者多以其文義明暢故也
中門中字語類既云活者則不專是右扉之中矣
而集註又云君出入處也則又似專以右扉言者來
此君字疑當兼本國之君異國之君說 竊疑士大
夫出入公門由闌右即是拂闌之意蓋謂由闌右而
不由闌中耳然麟士謂此句非不中門正解未敢遽
斷姑俟再定 壬寅六月十一 大全辨惟適張氏曰此即廉
遠堂高之意一舉足而不敢忘君則必無犯上千紀

之事矣非徒敬君亦使人絕放僻之念古人謹微之意如此莫僅作常禮看後世人臣惟有不必如此之意推而至於弑逆無難方知古人禮意深遠處

過位節 孟子曰舜南面而立亦可証古無坐見臣下之禮

攝齊升堂節 四書家訓曰臣北面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出降一等節 翼註曰出字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

附四書家訓曰此出字舊與入字對說不劣 又

曰逞顏色怡怡者非以君不見而有肆心乃深幸升

堂之餘得以自效不覺其和悅耳 怡怡如也正是

形容逞顏色處 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 攝齊

升堂沒階趨皆非夫子所獨重在其下句餘俱當以

此推之

執圭章總旨 合言則總名曰聘享與覲皆聘中事分

言則聘是聘享是享覲是覲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覲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 執圭提起非被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
四書家訓曰非圭之重君之重也 丘毛伯曰夫

子一捧著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為君
用故敬形於躬則鞠躬如不勝敬形於手則上如揖
下如授敬形於面則勃如臨戰之色敬形於足則縮
縮如有循行之度 翼註曰足縮縮如有循是接武

而不布武也

享禮有容色節 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主
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主享是獻其主璧琮璜非命
圭也 翼註曰上節執圭主於敬下節享覲主於和
四書家訓曰非敬無以謹聘問之禮非和無以展
聘問之情 刁蒙吉曰晁氏之說甚謬孔子行實豈
史氏能盡錄 按此大全厚齋馮氏已駁之

君子不以紺緌飾章總旨 徐儼弦曰孔子之服吉凶

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内外有辨公私有別表裏
有稱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中則皆聖心化裁
之妙用 紺緹節吉凶之辨也而見於飾者如此紅
紫節邪正之辨也而見於褻服者如此當暑四節寒
暑之辨也而見於裘葛者如此當暑節内外之辨也
而見於葛者如此緇衣三節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裘
者如此緇衣節表裏之稱也而見於公服者如此褻
裘節長短之度也而見於褻裘者如此狐貉節厚薄

之宜也而見於褻裘者又如此去喪節亦吉凶之辨也而見於佩者如此帷裳節亦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裳者如此羔裘節又吉凶之辨也而見於弔喪者如此吉月節又公私之辨也而見於致仕而朝者如此參錯相應文章妙絕

君子不以紺緇飾節 刁蒙吉曰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赤色於深青之色也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服純用紺也 玩註紺齊服也孔註亦謂紺者

齊服盛色則以齊服純用紺非若緹之僅用以飾也而蒙引則謂齊服用紺飾喪服用緹飾大全亦有齊服用絳之說則紺又似止用以飾與緹一例也從蒙引大全似直捷四書家訓曰紺色即今之鴉青緹色即今之水紅爾雅曰一染謂之緹再染謂之纁三染謂之纁考工記曰三人為纁五入為緹七入為緹檀弓曰練衣緹緣孔氏是讀緹為緹故以緹為練服而曰一入曰緹也集註因此饒氏陳氏駁之非是

但亦須識得緝字本義

當暑袷絺綌節

備考曰論語表絺綌綌在外也詩

蒙彼絺綌絺在外也然詩傳原有兩說不必太拘

許白雲謂此常居之服者來兼公私為是 翼註

曰當暑不重袷絺綌只重必表

緇衣羔裘節

蔡虛齋曰依語錄則裼在內依集註則

裼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緇衣以裼之又曰裘之

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裘而

弔子游裼裘而弔由此觀之則裼在外明矣 語錄

之說誠不可解虛齋辨之是矣余所覽蒙引刪本去
此一段何也 緇衣以裼裘裼字與鄭氏必當裼也
之裼有別蓋裼字有二義對裘言則為掩覆之義對
襲言者是呈美之義竊疑對裘言者是裼字正解對
襲言者是轉用 按息民之祭即所謂臘也

襲裘長二節

狐貉之厚以居節 徐倣弦曰出以輕裘為便故厚者

以居輕重之間有制存焉

去喪無所不佩節 喪不佩去喪必佩二意兼重 許
白雲曰凡佩有德佩有事佩

非帷裳節 不敢以私服而混於朝廟可見尊祖敬宗
之心非止為省費言 大全胡氏謂唯深衣則殺蒙
引謂殺不止深衣未知孰是 按麟士於孟子陳代
章引農書徐元扈之說曰計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
當今織染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而於此章則

云周尺於今尺不知何如想忘之耳

羔裘玄冠不以弔節 四書家訓曰重辨服不重哀死
大全李氏羔裘朝服玄冠祭服考禮朝服亦玄冠
是玄冠不止是祭服然蒙引存疑說約皆主此說不
知何故

吉月節 此句不重在吉月而朝重在朝服二字 或
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
月朔必朝服而朝所謂我愛其禮也 四書家訓謂

朝是北面而拜於家極是但亦不必拘說兼用可也
刁蒙吉曰蘇氏謂此章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愚
謂曲禮古今所同也見曲禮於行事孔子所獨也而
況化裁妙用出於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為
孔子事也

齋必有明衣節 翼註曰布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
誠朴之意 按祭服必致美而齋服則用布亦先有
質而後有文之意

齊必變食節 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
用 王宇泰曰夫人心易於玩忽故飲食起居之間
亦必變而遷之異於平時所以提撕此心使無時不
致其精明也大全謂總注致潔屬明衣寢衣變常屬
變食遷坐者來夫子衣食起居皆可謂致潔皆可謂
變常不分為是

食不厭精章總旨 張彥陵曰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
之制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總重在節飲食上 吳

因之曰道不外日用聖人非必矯拂人情以自異也
記者默窺其意而記之曰不厭精不厭細其節制之
妙正在人情中發出天理作用而老莊必曰五味令
人口爽是欲絕之也嗟乎此吾儒異端所以別也孫淮
海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孔子可謂知味矣粗
言之不過日用之常而精言之可通神明之德安可
以其微而忽之哉 翼註曰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
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

者亦有酌量 按第三第四節勉齋總以失節縱欲貼之雖未嘗差然翼註尤說得明

食不厭精節 本文精字與八斗為精之精微別註鑿字與九斗為鑿之鑿微別蓋曰精曰鑿本有定指但本文精字與下文細字對則是活字包得精鑿不指定九斗八斗也註鑿字亦如此大全雲峯及備考之說太拘

食饘而餽節 徐倣弦曰食饘而下一步深一步語但

自必不可食者推起耳不然饘餲餒敗常人亦能辨之何待聖人食之精膾之細膏粱者所深嗜而特不厭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餲魚之餒飢渴者所不擇而必不食無口腹之害也 饘是飯初成而濕熱氣盛之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 一失之先時一失之後時 色惡臭惡如吳氏廣言衆物為是註未敗而色臭變當活者所謂未敗不必專指魚肉

割不正不食節 王宇泰曰如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是也豈非所謂用以禮者與 不必如此說依註自妙也葉氏看席不正節與此正同蒙引評之最明若曉得蒙引意思即依此亦不妨 有害之說未為不是然不用為妙恐妨集註也 翼註曰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多節 食膾節見養生之道食饅節見衛生之周割不正二節見失節縱慾之戒勉齋說得最明上三節是慎之於飲食之物下一節是慎之於已之飲食

惟酒無量不及亂節

新安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

無量一句妙絕但以程子所謂浹洽而已為有量恐
非程子此句是解聖人之不及亂非指學者言

沽酒市脯不食節 沽酒節與食饅節一類薑食節與
食膾節一類不多食與肉雖多節一類皆是參錯相
應與衣服章一例也若沽酒節從章說而以不多食
連薑說則此三節皆與肉雖多節一類尤直捷也

通章大意如此然亦不必盡拘拘也 章重一節文

最妙可補註所不及註有不必盡從者此及告朔章是也 大全辨中洲金氏曰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為循口腹之欲而必沽之市之乎蓋以義理防嗜慾也

不撤薑食節 薑味辛得天地之義薑性溫得天地之和

不多食節

祭於公節 吳因之曰養生報死原無二道聖人之心
貫乎幽明徹乎人鬼雖尋常飲食間而心思意念有
與天地祖宗相通者自無往而非仁人孝子之念
報本反始之誠

食不語節 張彥陵曰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
禮云長者有問口有物則吐之是也 大全辨芭山
張氏曰門人偶因聖人食時不答語寢時不自言記
其如此以見語默自然中節非聖人自家限定食不

語寢不言亦非記者限定聖人食必不語寢必不言也須活看信如范楊二氏之說則凡周公之吐哺見賢漢高之吐哺趣銷印祖逖之蹴劉琨起舞皆背理傷氣之甚矣

雖蔬食菜羹節 蘓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燿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饗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

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席不正不坐節 張彥陵曰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
言聖人心安於正便是坐席也要正蓋舉此以見其
無往不正也 一篇鄉黨皆然 葉少蘊曰席南鄉
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
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飲酒章總旨 徐儼弦曰聖人居鄉之事偶記此
二條亦可以見聖人庸德之行無微不謹處 按王

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是聖人敦禮教事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即此意

鄉人飲酒節 禮記鄉飲酒義此是州長黨正之事是

公酒須兼伯叔甥舅歲時相聚之私酒方完

辛酉三月

鄉人儺節 蒙引存疑專主致敬言注或曰一段非正意不必從也然所謂致敬者有二一則以賓主之禮不可因鄉人而失之一則以先王之禮不可以近戲

而忽之蒙引只說得賓主一邊未是玩註則似欲只重古禮一邊者 跳躁庭除事極狂悖而聖人端冕正笏儼然當階其何物之不正 聖人於古之禮不可行者則不行可也既行之矣必不視為故事而苟且為之於人之行禮於我者不可受則不受之可也既受之矣必不視為等閒而倨傲待之此不特鄉人儼為然 或曰一段似可兼用但不當專說兼此意說亦可見仁人孝子之思無在而或忘也大金馮氏

說得完密 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大意與存齋羊同
尤展成曰人不畏人而畏鬼鬼不畏鬼而畏人人
不畏鬼而畏假人之鬼鬼不畏人而畏假鬼之人聖
人不以人治鬼而以鬼治鬼不以鬼之鬼治鬼而以
人之鬼治鬼故為儼雖然天下皆儼也人頭羅刹鬼
面夜叉觸目是也吾不知人假鬼乎鬼假人乎非假
也真鬼矣 論衡解除篇解除之法緣古逐疫之禮
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

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
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納吉也世相倣倣故
有解除

問人於他邦節 四書家訓曰上節是誠見於已之交
乎人下節是誠見於人之交乎已 翼註曰上節重
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拜而送之
非拜使者乃遙拜所交之人也

康子饋藥節 楊龜山曰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

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謹疾
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何用委曲微
生高乞鄰醯以與人是在今之君子蓋常事爾然孔
子不以為直以辭康子之言觀之信乎其不直也

亦不必是親饋或遣人饋亦未可知此節當與朋
友之饋節參看翼註曰不可說大夫有賜於士蓋
康子時孔子以大夫告老矣非士也沈無回曰未
達不敢嘗蓋叩其味以求達非終不嘗也大全辨

芑山張氏曰聖人於饋藥者未達且不敢嘗况方士金石之藥豈可輕信而遽服之哉

廢焚章 邢氏吳氏以為家廢家語以為國廢本文原無定指者來俱不必拘也 要在倉卒不及計較之時者若斟酌於貴人賤畜何異說夢

君賜食章總旨 此章雜記事君之禮當與朝聘等章同者

君賜食節 張彥陵曰正席先嘗只重如對君上不薦

及頒賜意俱輕速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
其敬君者推之也 翼註曰首節以敬君賜榮君賜
仁君賜立意而餘當頒賜及孝先愛物俱是餘意

侍食於君節 邢疏謂客有先祭後祭之別是也則君
祭先飯恐君以後祭之禮待之也又曰此言君祭先
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此句不是如此則註不敢當客
禮一句說不去矣竊意此即玉藻所謂後祭先飯註
謂不祭者不必竟不祭也麟士謂玉藻與此宜別者

惑於邢疏也若先飯而君必命之祭則仍祭矣所謂
後祭也何別之有

疾君視之節 張彥陵曰禮接君必立於阼階疾不能
立而東其首猶阼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獨君視之
時為然耶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
見君 此意可商 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 此
可補註所不及蓋平時之東首者受生氣也君視之
而東首者阼階之意也

君命召節 王宇泰曰荀子曰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
顛倒衣裳而走禮也以此看禮最活尋常大夫不可
以徒行及至趨召則徒行乃更為禮而至於顛倒衣
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此
意甚妙以此統看全章尤佳但不可專主此意須與
無不敬並說

朋友死章 吳氏以此殯為館於夫子者太鑿即不館
於夫子而為之喪主即是於我殯也誠館於夫子即

非聖人何得不殞之哉 翼註曰上節是義重而生
死不二下節是義重而財物為輕 刁蒙吉曰均之
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而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
朋友而以義盡之泛言之則曰人而切言之則曰友
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交誠之合宜者也 蒙
引歸重下節雖非正意其旨甚精

寢不尸章總旨 首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盛
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風烈句是敬以事天都要

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

寢不尸節 翼註曰首節似不見變意說者曰與常人

不同即變也

見齊衰者節 翼註曰狎是親狎非狎侮也

凶服者式之節 周玉繩曰式負版聖人有無限情況
其轍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即
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
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

有盛饌節 大夫無故不殺牛士無故不殺犬豕此以
人為盛者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晏享則有殽
烝此以事為盛者也山居則珍魚鼈水居則珍鹿豕
此以地為盛者也 禮有因盛饌而見者有不必因
盛饌而見者此特記其因盛饌而見者爾世固有盛
饌而有禮者有盛饌而不必有禮者此特記其盛饌
而有禮者爾 大全辨或曰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
發皆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迅雷風烈必變節 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
當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
察於身王宇泰曰舜烈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
子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 翼註曰必變只是
改易常度非驚懼失次

升車節 正之一字是上下文關鍵綏是挽以上車之
索非僕人所執之轡也 劉曰珩上玉曰麟士說証
引歷歷然照下節車中二字即如註作初升未嘗不

安立者立於車下執綏以升於車上立字亦未嘗碍
升字按上玉駁麟士之說亦是但麟士意亦不是專
以升車為在車中蓋升車二字兼初升既升言車中
二字則專指既升言如此則既可合總註記孔子升
車之容一句而亦不碍下節車中二字也蓋初升之
立甚暫既升之立甚久皆難於必正 玩麟士立字
碍升字之說則似專以在車為升車者此則其謬耳
按四書家訓曰升車方升車也立是暫立車後只

如此說亦安余前說殊多事總註只言升車者亦省

辭耳姑志於此以俟再定

壬寅六月十二

車中不內顧節 唐士雅曰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疾言親指以形容之若實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只就說得聖人如泥塑人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

色斯舉矣章 張彥陵曰按通章重一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

要補翔集意

記此

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時所契無非時也斯字而後字重 吳因之曰首言鳥有見機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飲啄得時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徵於色也三嗅而作知所舉矣故特引以為証

徐玄扈曰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機有感寓言自嘆其時夫子見之而弟子或未之見故著曰字在山梁雌雉之上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 依徐玄扈說則色舉二句即是夫子語但夫

子意是指雉而口中未說出是雉意是說時口中未
說出時字故下文云云此說最是新安陳氏及存疑
俱欲移山梁雌雉句冠於章首而與色舉二句並為
記者之辭存疑又欲作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都未是依徐說則此章只缺得
子曰二字通章俱以鳥之飛集得時說而警人意
在言外時哉句兼時飛時止二意三嗅而作下當補
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未嘆

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
通章在時哉時哉截下二句只帶說不重大全辨
中洲金氏曰孟子贊嘆夫子只一時字記者先得之
於家常日用之間以此作鄉黨一大結 沈無回曰
自鄉黨至升車叙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
折周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
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
潑潑地初無一毫意必固我於其間也鄉黨得此一

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之點化處也

鄉黨總論附 沈無回曰讀鄉黨者知記者不能不

記又不能記不得已而強為形容以記之則思過半矣 姚承菴曰學而一章是孔子自摩的小影志學

一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問子路一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也夫是孔子自表的心事鄉黨一篇則是門人熟察於俯仰之間彷彿摸擬孔子的行狀 忘機曰一滴水具大海味謂一滴水非海不

可謂海是一滴水不可行住坐卧穿衣吃飯無非佛也而佛盡於此乎尼父亦復如是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十三